

爷爷的相册

□倪姝娜

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书桌前摊开的相册上,书页轻翻时扬起的薄尘,被光束照亮,和着茶水升腾起的氤氲水汽在阳光下随着挂钟的滴答声缓慢漂浮。一只布满皱纹的手在相册上没有轨迹地滑动着,很慢、很轻,时而停留、时而摩挲,像是擦拭珍宝、像是抚摸爱人,仿佛要将多年被岁月模糊了的影像和记忆一起小心翼翼地擦亮。

我在床沿边紧贴书桌而坐,双手交叠伏着,找了个最舒适的角度将头搭在臂弯上,静静地看着爷爷如求学少年般专注的模样,有些想笑,也有些失落。九十六岁的他视力不得不屈服于年龄和白内障的影响,大不如前了。高倍放大镜更新换代了好几个,似乎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。他虽然一面笑着说眼睛快“罢工”了,一面还是使劲地眯着眼睛想把眼前的画面看清。一直坐得端正的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弯了腰、弓了背,将身子压得很低,低到几乎要贴近相册。

我的目光跟着他的食指徘徊,那手却突然顿住。苍老却依旧如洪钟的笑声在安静的书房里响起,盖住了嘀嗒的时间脚步。他食指轻敲着相册右下角一幅不甚起眼的小照片,招呼我来看,“娜娜,来看看,这是谁?”破了一角的黑白老照片上,一个胖嘟嘟的小孩约摸一岁左右,穿着背带裤,一顶鸭舌帽歪歪扭扭搭在脑袋上,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扭过头好奇地望着照片外的我。一块啃了一半的饼干像随时会从鼓囊囊的嘴里掉出来。这不就是小时候的我嘛!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刚准备接话,就被爷爷一句“你爸小时候不可爱?”给说愣在了当场,挠头的手都未来得及放下。

这张照片我绝对不会认错,我的相册中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。照片的背面被老爸用钢笔清楚地写着“娜娜一岁摄”。“哎!”我在心里默默为他老人家的眼神叹了口气,一面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,一面将脑袋凑近他耳边,开口欲申辩,可心里又有种莫名的酸楚溢了出来。“你和你爸小时候还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”他清了清嗓子,道:“他那时就是个好吃佬……”我配合地点点头,没有打断他继续爆老爸的“黑历史”。“有一次过年啊,家里一半的酥糖就被他躲在桌子下给偷吃了。我和你奶奶发现的时候就剩下一堆



红纸了。”他说着又站起身去书柜上寻找另一本相册,大概是想从中再找出些“佐证”来。

爷爷的书柜里,一半齐整地放着《老人报》,一半就被这些大小不一的相册和相框填满了,它们笔直地竖在那儿,像庄严的卫兵守护着那些裱框进记忆里的往事。每当阳光不错的午后,爷爷总会翻出来“咀嚼”,像是品味下午茶一般。偶尔我也会像这样坐在书桌旁,陪他看,听他说。有时候照片太小,爷爷努力了半天,却徒劳无功,便会向我求助。他总是不确定地询问:“这是不是那个谁谁?”希望用我肯定的答复来证明他的眼睛还中用。

那些新新旧旧的册子,他皆视若珍宝,有两本元老级的,翻得最多。册中清一色收着粘贴覆膜的黑白旧照片。这里面塑封着离他最远,却也最深刻的记忆。这些黑白色彩编织的影像里住着一个妇人,从一头乌发到两鬓花白,再到银丝缕缕。她鲜少有单人照,唯一的两张也都是二寸相片。较多的是她坐在他的旁边,身边环绕着孩子们。画面中多是照相馆那种一成不变的背景,一成不变的浅浅笑容和一成不变的端正坐姿。只是孩子们的个子一点点超过了她。而她陪着他一起慢慢地添了白发,刻了皱纹。

爷爷平时的话并不多,但在翻看这些相册时却似乎总有很多说不完的回忆,大概是怕不说出就会忘记,不说出就不会再有人听吧。有一次他倚着床头睡着了,腿上还放着那陈旧的黑白影集,阳光照在他恬静而安详的脸上,流淌在深深浅浅的沟壑里,我想应该也落进了他的梦里。我不知道他的梦里和手中的哪一个画面重叠,但我想,那梦里应该有她,有他的孩子们,有他的青春年少……

走失的苦楝树

□寒星

当苦楝花开,就夏天了。平庸整个春天,一入夏,苦楝树终于浅紫淡红起来,像村庄的风头钗。

生如夏花,苦楝花却不张扬,拘谨、内敛,弥漫着淡淡苦涩味。一簇簇,一团团,躲在叶后,拒人千里;一边开,一边退,倒着前进,欲迎却拒。绽放不言,凋谢不语,就那样顾影自怜。花如此,树亦如此,所以苦楝树还叫女儿树。羞赧、坚韧、苦涩,老人说,这就是苦楝的命。

苦楝花是夏天的惊鸿一瞥。“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我的伤心没有殃及春水,也没有惊鸿照影,却和楝枣一个味:苦。儿时馋嘴,在母亲蛊惑下,把楝枣当成枣。吃过后,苦涩绕舌,三日不绝,肉味不辨。母亲乐坏了!她儿时受的苦,终于后继有人。

乡下的孩子,都上过这样的当。我疑惑的是,明明和枣一个样,为何味道迥异?这已不是“吃货”能参透的“馋”,我们也懒得想。既不能吃,又让我们吃了亏,苦楝自然不得安生。枝桠被折断喂羊,楝枣被当成子弹、弹珠……苦楝比我们还心没肺,第二年,连个疤痕都没有。倒是我们,一不小心摔下来,要拐瘸个一年半载。

村里的苦楝,我们都熟,而且不打不相识。掏过鸟窝,戳过蜂窝,磨破过肚皮,刮破过裤裆……有时还会殃及苦楝,犯了错躲在树上,大人够不到,就拿棍打树。以致年岁渐长后,经过它们,竟会不好意思。树不会,那些少年的荒唐,都刻在了年轻里。人和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,同呼

吸却不共命运,树有树的方向,人有人的抵达。或许,这就是命。

那年,家中翻盖新房,需要梁木。父亲带我去“放树”——不是放走,而是砍倒。我记得,苦楝花开得正旺,树倒下时,花落得像一场雪。我有些落寞,那些过去的时光,与树一起,也恍若被连根拔起。母亲安慰我,能做大梁,树就实现了价值,栋梁之才嘛。

父母太累,睡熟了。月光穿过门窗,给老屋拍着CT:大梁像脊椎,撑起房子;楝木像肋骨,挑起屋盖。只不过,它们老了。就像奶奶给父亲盖房一样,父母也要给我盖房。我担心的是,父母会不会也像爷爷奶奶一样老去。我蓦地发现,时光里,父母也是我的梁木。

乡下人过惯了苦日子,就和苦楝相依为伴。一代代人都种苦楝,儿子大了,砍掉盖房;女儿大了,砍掉做嫁妆。母亲一直保留着陪嫁的箱子,阳光好时,就搬出来晒,没玩没了地收拾。以致我以为,苦楝的前半生是树,后半生是人;人的前半生是人,后半生是树。

父母辛苦盖的房,我没住。我害怕面对屋顶上的苦楝,以及苦楝一样的生活。我逃到城里,过着没有根茎叶花的日子。我也曾拿楝枣哄孩子,说是蜜枣。他也像我儿时一样,吃后叫苦不迭。我笑着笑着就流泪了,因为我知道,家乡虽已没有了苦楝树,但我却回不去了。

入夏,杨絮迷人眼。我忽地怀念起佩着楝花钗的村庄,那些走失在夏天的时光,失散在岁月的苦楝。

110元的香蕉

□双石

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,一天,我走在合肥长江中路南边宿州路上,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站在靠近人行道的一辆脚踏的小三轮旁,当我走近小三轮的时候。

小伙子说话了:“大叔,香蕉要不要?”

我停下来,看了看,还来不及说话。

小伙子接着说:“刚卖完,就剩这一点了,便宜一点卖给您。”

我提起香蕉看了看,质量蛮好,有两斤。我问:“怎卖?”

“就这么多,总共2元,行不行?”小伙说。

我掏钱,钱包里有150元,一张50,一张100。我拿出50元,将钱包向小伙子展示了一下,说:“我没零钱,可找得开?找不开就算了。”

小伙子看了一眼我的钱包,说:“找得开,大叔,能不能把您那100元也换给我?我卖香蕉零钱多了,路上不好带。”

我当时在一单位医务室上班,单位医改,员工发了一定的医疗费,到医务室看病拿药要收费,医务室常为没有零钱而头疼。小伙子要把零钱换给我,我也就同意了。我把150元两张整钱递给了小伙,小伙子数了150元零钱给我,1元、5元、10元、20元都有。

我怕是假钱,认真地检查了一下,然后数了一遍,发现钱只有120元,没有150元,我把钱递还给小伙子,说:“只有120元,你数数。”

小伙子“数了数”,说:“对不起,刚才数错了。”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1元的,当着我的面又数了30元,一边数还一边轻轻念。然后,小伙子把这30元加到先前120元一块,卷成一大把递给我。120元我数过的,后面30元又是当着我面数的,就没有想再数了。我正准备把钱摊开,想拿出2元付香蕉钱,小伙子麻利地用塑料袋把香蕉装好,递给我。我一手握着钱,一手拿着香蕉……

此时,又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小伙子走到我身边,问:“大叔,到安徽农学院怎么走?”我转过头,用拿钱的手指着长江路说:“从长江路向西,公共汽车5站。”这个小伙子又问:“在哪上公共汽车?”我指了指长江路北的公共汽车站:“就在那。”这个小伙子说了声“谢谢”,走了。

再看那卖香蕉换钱的小伙子也已走远,我大喊:“香蕉钱还没给!”“不要了,香蕉送给你了。”小伙子头也不回地回着,蹬着小三轮,向长江路东面骑去。

人都走了,我把香蕉放下,把零钱整理一下,数一数,只有40元,几乎都是1元的。再看看那两小伙子,也不知跑到哪去了。此时,我想起《水浒传》里孙二娘一句话:由你奸(精)似鬼,吃了老娘的洗脚水。我算吃了洗脚水了。平时自诩精明,不容易上当,今天完完全全地被人骗了。

回到医务室,请同事们吃“高级”香蕉,2斤,110元钱买的!同事们笑我:“你也受骗了啊!”

事后,我认真地分析一下被骗的核心,应该是:骗子第一次故意少给我钱,我把钱递回重数,他假装数一遍,实际是把钱分两部分,用手指夹好,再补上不够数的钱,当骗子再次把钱递给我时,迅速抽回一部分,这要求手法烂熟。

现在,看到电视播放换钱骗术时,我就想到自己那次被骗的经历,吃一堑,长一智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、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

投稿邮箱:zyq_405@163.com。